為東魏檄梁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爲東魏檄梁文
作者：杜弼　魏收　北齊

本作品收錄於《魏特進集》

《魏特進集》：「此作是杜弼所製，據《藝文》稱魏收作，今姑存之。」
版本信息

觀夫辰象麗天，山岳鎮地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建之以邦國，樹之以君長，日月於是莫二，宇宙所以總一，雖五運相推，百王革命，此道之一作「所」行，孰之能改一作「孰能云易」，而皇家承統，光配彼天，義洽幽明，化周動植，崇文德以來遠，脩禮讓以止訟，舞干戚於兩階，執玉帛於萬國，玄功潛運，至德旁通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兆民受賜而無迹。惟彼吳越，獨阻聲教，匪民之咎，責有由焉。而元首懷止戈之心，上宰薄兵車之會，遂解縶南冠，喻以好睦，舟車遵泝，州陸同光，亭檄息犇走之勞，屯戍無逼卒之變，雖嘉謨長筭，爰自我始，而罷兵息民，彼獲其利。侯景豎子，本無事業，乃枉道於人閒，遂乾沒於世上，鳴吠於爾朱之門，鎮守於普泰之日，曾無為主之識，詎有挈瓶之智，既而投命義旗，歸身幕府，殊異雍齒，有類丁公，時逢寬政，得免大戮，棄其瑕滓，收其力用，預在行伍，參跡驅馳，及秦隴逋誅，每事經略，以河南是空虛之地，漢陽非兵戰之衝，薄存犄角，聊示旗鼓，豈資實效，寄以遊聲，軍機催勒，葢維景任，總兵統旅，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，驕憤遂甚，屢犯軍紀，自生疑貳，禍心潛搆，翻成亂階，負恩棄德，罔恤天討。不義不昵，厚而必顛，委慈母似脫屣，棄寵弟如遺芥，龍鍾稚子，痛苦成行，孌彼諸姬，破亡為伍，滅伯舂之婉轉，慕姜兒之爽言，不與狼虎同仁，且共豺狸等惡。及遠託關隴，依憑姦異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賊臣結兄弟之親，解其倒懸，仰人鼻息，豈曰無恩，終成難養，俄而易慮，躬擐干戈，釁暴惡盈，側首無託，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統御一作「流離」之地，甘辭卑體，進熟圖身，讒言浮說，抑可知矣。叛豎投命，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，幸災忘義，主荒於上，臣蔽於下，逐雀去草，曾不是圖，竊寶叛邑，椒蘭比好，人而無禮，其能國乎？亦既失信，不亡何待。今帝道休明，皇猷

允塞，四民樂業，百靈效祉，故丞相材標國貞，道潤時雨，義冠伊霍，勳蓋桓文，大君立德，世功世祿，作民舟楫，為國棟梁，內外齊心，上下同德，蛟騰虎嘯，風生雲起，摩日則車懸轉舍，排山則龍門洞開，吞雲夢於胷中，運天下於掌內，雖有賊臣去國，亡卒出境，何異一毛之落牛體，雙鳧之飛海曲。彼既連結姦惡，斷絕鄰好，追兵保境，縱盜侵國，蓋物無定方，事無常勢，或乘利而受害，或因得而更失。是以吳侵齊境，遂致勾踐之師；趙納韓地，終有長平之役。矧乃鞭撻疲民，侵軼徐部，築壘擁川，捨信邀利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懷。是以援乘麾旗之將，投石拔距之士，深衛偽主，信納亡叛，含怒作色，如赴私讐。意存涉血，義不旋踵，攻戰之利，實若有神，徵兵聚眾，依山傍水。舉螳蜋之斧，被結蜣之甲，當窮轍以待輪，坐積薪而候燎。及其鋒刃暫援，埃塵旦接，便已亡戟棄戈，土崩瓦解，貞陽以從一作「猶」子之親，為戎首之任，非獨一作「但」力屈道窮，亦將無路還蜀。兼亦一作「復」挾子垂翅，俱在籠樊。將士以昧禍之心，為助亂之事，皆掬指舟中，披甲鼓下。同宗異姓，纍纍相望，曲直既殊，強弱不等，父出子孤，自取其敗，違卜愎諫，何以辭責。雖復貪利苟得，背同即異，獲一人而失一國，見黃雀而忘深穽，食鈎吻以療饑，飲鴆毒以救渴，智者所不為，仁者所不向，誠既徃之難逮，猶將來之可追，景以鄙俚之夫，遭風雲之會，位登三事，邑啟萬家，揣身量分，久當止足，而周章向背，離披不已，天豈徒然，意亦可見。彼乃示之以利器，誨之以慢藏，使其勢得容姦，令其時堪乘便，既南風不競，天亡有徵，老賊姦謀將復作矣。然則摧堅強者難為功，拉枯朽者易為力。計其雖非孫吳猛將，燕趙精兵，猶是久涉行陣，曾習軍旅，豈同輕剽之師，不比危脆之眾。距一作「拒」此則作氣不足，攻彼則為勢有餘，恐尾大於身，踵麤於股，倔強不掉，狼戾難馴。呼之則反速而釁小，不徵則叛遲而禍大，會應遙望廷尉，不肯為臣，自據淮南，亦欲稱帝。但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橫使漢江一作「江黃」士子，荊揚人物，死亡矢石之下，支一作「夭」折露霧之中。彼梁主操行無聞，輕險有素，功用其短，以少為多，反覆山淵，顛倒冠履，射爵論功，盪舟稱力，年既老矣，耄又及之，政荒民流，禮崩樂壞，改換朝章，變易官品。雖世異漢朝，而事同新室，加以用捨乖方，立廢失所，矯情動眾，飾智驚愚，毒蟲滿懷，妄敦戒業，躁競盈胸，謬治清淨，內恣鴟靡，外逞殘賊，人人厭苦，家家思亂，災異降於上，怨讟興於下，履霜有漸，堅氷且至，恃浮一作「將險」躁之風俗，任輕薄之子孫，朋黨路開，兵權在外，必將禍生骨肉，難起腹心。強弩衝城，長戟指闕。徒探雀穀，無救府藏之虛，空伺熊蹯，詎延晷刻之命，外崩中潰，今實其時。鷸蚌相危一作「扼」，我乘其弊，方使高旗舒旆，長轂啓行，迅騎追風，精甲耀日，四七竝列，百萬為羣，風飄雲動，星羅海運，以此赴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陷。猶為岸上之虎，當作水中之龍，以轉石之形，為破竹之勢，將使鍾山渡江，青蓋入洛，荊棘生建業之宮，麋鹿遊姑蘇之館。但恐兵車之所　　轢，劒騎之所蹈踐，杞梓於焉，傾折竹箭，以此摧殘。

若吳之王孫、蜀之公子，順時以動，見機而作，面縛銜璧，肉袒牽羊，歸款軍門，委命下吏，當使焚櫬而出，拂席相待，必以楚材將為晉用，固乃喜得異度，實自利獲，士衡士龍，即援客卿之族，將加驃騎之號，斯蓋壯士封侯之日，丈夫立節之秋。冬冰可折，時不再來，先事預懷，有如皎日，王侯無種，工拙在人。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，若不改迷，坐待淪沒。一旦暴骨草莽，流血成川，猶且不悟，噬臍何及。故宣徃意，馳此簡書，檄之到彼，咸共申省。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